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二十回 甄嘉言建策籌邊 周廷掄行師掛印

話說芝哥兒走進上房，見王夫人正合賈政說閒話。上前請了安。賈政就問：「近日做何工課？」芝哥兒說：「溫習經書，讀《史記》，揣摩近科時藝。」賈政說：「好！經史是時藝骨子。近科乃風氣所趨，這工夫做得很是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吃了晚飯沒有？」芝哥兒說：「還沒有吃。」王夫人便叫端飯，「同你爺爺吃罷。」賈政說：「也好。」便問芝哥兒：「你有何事到這裡？」芝哥兒說：「才聽見河南三叔著人來京，特此請安。」賈政說：「他處闔署皆好，差人到京瞧瞧，並無要事。」說著珍珠同著賈兒端上飯來，爺兒倆吃著。王夫人也就坐下，說著話，便飯就吃完。喝過茶，賈政便有事到書房，找褚小鬆說話去了。王夫人把寶環寄來烏綾搭包、頂機綿綢，給了芝哥兒每樣兩件，便叫秋紋送給寶釵。芝哥兒坐了好半日，才各自歇去。次日，賈政從衙門回來，賈璉接著說道：「今早周妹夫那邊差人來報喜，說周妹夫由頭等侍衛放了務關協鎮，謝過恩，就到老爺這裡來。」賈政道：「這事我已知道。今在衙門聽說海疆甚不安靜，甄公有《籌邊四議》，奉旨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。發出抄來，便知何事。你妹夫蒙如此厚恩，亦當力圖報效才是。」正說著，林之孝來稟，說是：「本部尚書寶大人在部，立請老爺議事。」

賈政即忙坐轎到工部來。那知甄安撫《籌邊四議》中有「請築海塘，以工代賑」一條，軍機處奏交工部議奏。奉旨：速議請旨。寶大人接了知會，即著人來請兩位侍郎公議。賈政到了工部，左侍郎喬人人已先到了。大家商酌取從。原奏一看，上著：「邊海安撫臣甄嘉言，為建策籌邊，仰祈聖鑒事。」內敘：

連年海氛，事事邊費繁多。臣即管窺所及，敬方陛下陳之。一宜裁冗兵以收實用也。從來兵貴於精，在當日設兵之時，原額本屬無多，迨承平日久，操練不時，漸以少年游惰，濫充額數。技藝既不能勤，糧餉遂致冗廢。

臣愚宜飭各鎮臣，靠實簡閱，加意練習，去其冗數，歸於實額。則兵可用，而不致有名無實矣。

一宜刀：屯田以寓兵於農也。竊查海疆形勢，與他處負隅者不同。海寇去來無定，若專兵坐守，則餉為虛糜，不知寇到何日。設不防禦，將一時有用，又恐招募緩不及事。臣愚宜將閒曠土田，劃開疆界，即以分防之兵，借...年之餉，使為農器，各墾田畝，自為衣食。轉飭領隊各官，不時操練。無事則各安其業，有用則一呼而集。庶一勞而收永逸之效矣。

一宜築海塘，以藉工代賑也。自古無業之徒散則為民，聚則為寇。雖負性不甚純良，然惟饑寒所迫者，亦自不乏。現在海潮衝溢，塘工多有缺殘。而海寇往往藉此無業窮民，誘之使為前導。少有搶獲，非不餘瀝涸沾，設遇官兵擒傷，類皆此輩實受其禍。而海寇轉得養鋒避害，以搗隙而乘機。臣愚莫如建修海塘，將此輩募工，自食其力，則不致凍餓，自不致為盜賊。而塘工亦可受其益，但如何籌款修築，應聽部臣核議。倘蒙俞允，則兵不動而寇無所藉，為先驅亦餉不糜，而民且資其捍禦矣。

一宜建總帥以令歸於一也。庖人不治，祝不越俎而代，語朝廷建官之制則可，而以論邊疆禦侮之法則不可。寇至，則各鎮總兵自守厥宇，驅之任出，即彼此不相顧救。視天家之利害，幾如秦視越疾，而寇遂得因之以售其術。強者避之，弱者侵之，百姓受其荼戮，大將任其牽制。此海疆之所由不靖也。臣愚謂兵權宜統於一，號令不容其二。擇人為帥，使之節制諸鎮，聽其遣調。如臂之使指，則責有攸歸，而功可建，亦詞無可假，而過難諉矣。謹抒蠡見，伏候聖裁。等語。

賈政看了，指著海塘這條說道：「此議雖好，但款項必有所出，才能享其利而不糜厥費方妥。」大家議了半日，尚無定見。寶大人說：「明日齊集各司官，使之各抒所見。我們集腋成裘，不知可否？」兩位侍郎說道：「大人所見甚是。」遂散了，各回府去。再議。

後來，軍機大臣會同戶、兵、工三部集議，覆奏。駁了兩條，准了兩條。裁冗兵一條議駁。以「兵額自有定數，倘經裁汰，則兵不敷額，何以應用？當飭各鎮臣勤加訓練，以收實效。兵不冗，則無容裁矣。」開屯田一條議駁，以「溥天之下，王土王臣。海邊何有閒田？若奪民之恒業以予兵，則兵未收其益，而民亦受其害。泥古人之法以治，三代後之形勢斷不能行。當飭各隘口酌設兵數，以資防守。而重鎮則備重兵，以備徵討。庶民不勞而餉無糜，實為兩濟。」築海塘一條議准。以「浙省地丁項下節留銀二十萬，鹽課項下節留銀二十萬，織造庫項節留銀十萬，再撥兩淮鹽課銀三十萬，共銀八十萬兩，交浙撫派清正官員，募夫修築。造冊報銷。」建總帥一條議准。以「將麾兵如臂使指，號令不齊，則各顧其利，而彼此無所統屬，難以責其效而收其功。況海疆遼闊，鎮臣不一。」所奏建帥一議，誠為急務。相應請旨簡派，以節諸將，以靖海氛。」疏人，奉旨：「所議是，依議行。欽此。」

次日又奉上諭：「周廷掄著升署虎北口提督，即經略海疆，節制諸鎮總兵，進剿海寇。欽此。」報到侯府，周瓊聽了，一喜一慮。喜的是世受國恩，父子皆為朝家柱石，足光史乘。慮的是廷掄齒幼，海邊任重，恐其不能肩荷，有負恩遇。正躊躇間，忽傳：「賈大人親來道喜。」周侯爺連忙接人。賈政道：「貴喬梓世膺重任，奏績海疆，朝廷可謂得人。小弟誼叨葭末，亦與有榮。」周侯爺道：「小弟才聽此信，深慮小兒年韶，不克擔此重任。望吾兄大人教之。」

二人說著，進了書房。賈政道了喜，坐下說道：「弟等昨日議奏此事，不知簡派何人。昨晚軍機處即奉此旨，小弟想令公鈐韜，深承家教。今日得樹績邊圉，亦不負吾兄大人數年之訓誨。但幕中須得一好朋友，我們才可放心。」周侯爺道：「弟亦正擬此人，或得褚小鬆一往。當年同弟辦過此事，似乎輕車熟路。但伊現在蓮幕，恐未必遠涉海隅耳。」賈政道：「褚小鬆為人最重義氣，待弟回去替他一說，他必無辭。此人甚好。這事倒算妥了。」又問：「令公可知信否？」周侯爺道：「軍機處昨晚已有信，今早我又專人去了，約明早必來謝恩。或接提督印，或徑赴海疆，須請訓後再定哩。」二人又說了一會，喝兩道茶。賈政起身回去，就請褚小鬆。將周侯要聘的意思說了，褚小鬆慨然相允。賈政即寫信與周侯爺，叫他送聘褚小鬆。

過了兩日，周廷掄到京面聖後親來拜了，席酒，就把行李搬到侯府，等候擇日起身不題。

卻說周廷掄謝恩請訓，就命他即赴海疆，頒與經略邊海將軍關防，帶領京兵三千，京營將弁十員，給假八日。刻即起身。外賜寶劍一口，金甲一付。並命他到地方時酌看情形，許其奏請便宜行事。周廷掄陸辭過，挑定兵將，吃了兩日餞行酒，拜別親友，在周瓊前磕了頭。周瓊囑咐許多邊海機宜，及各處海道出入，皆當日親自經過的。賈政送出城外，周廷掄方起身前去。

其未起身時，卻辦了一件家中兒女親事：全哥兒已十幾歲，不甚喜讀書，探春從幼教訓，腹中亦自通徹。最愛馳馬拉弓，講習武藝，研究韜略，從小便就是個將種。探春每嘗甚愛香菱女兒阿嬌，千伶百俐，雖大幾歲，欲要定做媳婦，就乘著廷掄在家，把這意思求王夫人替說一說。王夫人便向薛姨媽求了，薛蟠有何不肯？一提就成。擇吉日就下了定，兩家便結為朱陳，甚是歡喜。

廷掄領兵馳赴海疆，未到之先，各鎮皆投稟帖，請安，送履歷。一路地方官伺候整齊。因係經略，不敢懈視。一日到了溫州海界，將兵駐下。即有各鎮送到水陸各兵花名冊，備用者三萬餘人。副、參、游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各官，計六十餘員，皆在轅門聽令。廷掄傳令，響炮開門。見了各官，行了禮，點過名。把兵分伍編號，派官統領，周圍屯駐，旌旗飄蕩，金鼓喧闐，著實嚴整。探得海寇苗子奇，離此不過二十里，紮營相拒。廷掄聞報，就備了馬，帶著嚮導及親信將領十數人，出營勘看地勢，好作計策。約走夠十餘里，見左邊有座山，甚是崎嶇。右邊一帶山溪，靠著樹林，甚可埋伏。前離賊營尚遠。據嚮導官說，去此二十五六里，有條山路，地名烏林，是海寇出入必由的路，現在無人拒守。

廷掄即回營，升帳聚將出令。拔令箭一，派溫州副將劉克勝，領兵三千，在靠溪的林內埋伏，候號炮一響，將兵賊賊做兩段廝殺；並派台州參將王勇領兵二千助之。又拔令箭一支，派寧波副將霍有功領兵三千，在左邊山坳內埋伏，號炮一響，截殺賊兵後隊；又派溫州參將郝麟領兵二千助之。兩人領令，各自去訖。遂派京營參將向克捷、游擊趙敏，帶兵三千為前部，誘敵人伏兵處，聽炮一響，即回軍衝賊前隊。又派中軍協鎮袁秉義在山頭帶炮手百名，瞭看賊人人了汛地，就放連珠號炮，以曉眾將。又發東帖一封，交杭州鎮總兵阮喜、溫州鎮總兵展世杰，帶步兵二千，撓勾手一千，伏在烏林要處，一待苗子奇逃走到時，即為擒獲報

功。廷掄佈置已定，即令三更造飯，五鼓挑戰。

再說苗子奇這伙海寇，惟恃蠻勇，全無紀律。聽說周經略兵到，就想劫寨。當夜三更時分，領兵前來掩襲。剛到半路，聽見周營響炮出兵，遂在半途屯紮。天才黎明，只見周兵已到，不分皂白，衝將過來。向克捷、趙敏來意本為誘敵，見其兵出無律，一味恃強，遂即倒戈，領兵向北詐敗下來。苗子奇呵呵大笑道：「這等無用之人，也來打仗。」遂即追趕，不遺餘力。袁秉義在山頭瞭望真切，已見海寇入了重地，即令炮手放起連珠號炮。苗子奇趕的高興，忽聽山頭炮響，吃了一驚，知有埋伏。要將人馬收住，忽聽右邊密林內一聲炮起；衝出一隊人馬，後面密密層層，無數兵將，把中隊截作兩段。前面詐敗的兵卻也金鼓齊鳴，轉殺回來，箭似飛蝗，直奔前隊，苗子奇正分兵迎敵，又聽左邊山坳內一聲炮響，湧出無數人馬，截住綁陣。當下三路兵將，一湧上前。海寇如何敵擋？分頭亂竄。殺傷無數，降者甚多。萬數賊兵，剩了百餘騎，護著苗子奇透出重圍，不敢回營，繞著山腳小路，就奔烏林逃去。

走了半日，看見後面沒有追兵，方才放心，緩緩而走。將及隘口，一聲炮響，前面閃出無數旗幟，兩員大將攔住去路。苗子奇那敢迎敵？就從斜刺裡一條小道躲去。誰知走不到二里路，只聽得一聲響，踏著陷坑。苗子奇及親隨數員大將，皆跌入其內。原來阮喜、展世杰照依柬帖預備，即用撓鉤手將苗子奇及諸將皆用繩縛。其餘兵丁，亦投降了。當將苗子奇等押赴大寨報功。周廷掄把苗子奇打人囚車，寫折解京報績，並催人馬前進；直逼海口下寨。

卻說賊首黃天印聞苗子奇被擒，吃一大驚。細訪來帥，方知是周瓊的兒子，心中甚懼。便將海邊各寇盡行撤回島內，堅守不出，以待糧盡再行擄掠。廷掄到海口，住了數日，甄安撫親來會面，商議抄除之策，非用水師不可。因查水師，實不敷用，且將多有被議革去職銜，帶罪立功之人。未免呼應不靈。甄嘉言緣前建議被部駁了，不敢再請添補水師。

廷掄不得已，只得自己草奏一疏，道：

為水師人材難得，懇恩棄瑕錄用，以收實效事。竊照浙省埃洋，南北綿亙千里，中間島嶼叢雜。盜匪易於出沒，而巡緝查拿，非水師得人，不藉其力。臣廷掄仰承恩命，經略海疆，無不聆遵聖訓，實力嚴緝。惟水師將弁，與陸路不同。現在海寇潛匿山嶼，遠隔海洋，必須熟諳風雲沙線，以及往來駕駛之法，練習有素者，方克勝任。無如此項人員，多因巡緝攸關，有洋面疏防之案。一經參處，即應離任。處分最嚴，日積月益，漸致懸缺。題補無人。臣查海洋界址參差，犯案時，即事主船戶，亦不能供指確鑿失事處所，定為何汛。所轄糧吏，議者往往不盡得其實。臣愚仰懇聖慈寬其既往，以責將來。將此等應行離任之員，除實在懈弛者即予降革外，其情有可原及素請緝捕之人，可否改為革職留任，俟八年無過，准予開復。則該員自必倍加奮勉，而臣亦收臂指之效矣。為此謹奏。

奉旨：「著照該經略所請，行該部知道。欽此。」水師將佐得廷掄此奏，免了處分，無不感悅。內有水師游擊蔡廷獻，久任海疆。熟悉水道。凡一切海寇經由捷徑無不洞徹。他待諸將退散後，卻自暗進帳來，說道：「水師諸將佐蒙總帥特奏之恩，盡皆感激。以思報效。末將居海疆，從百長薦升此職，已經三十餘年。海嶼出沒及停舟藏奸處所，大概皆知。總帥若納愚言，在各要隘設聚舟師不過四五十隻，互相聯絡，彼此照應，則賊匪無所施其劫掠，而海疆不期寧謐而自寧謐矣！」

廷掄大喜，命坐賜酒，凡其區劃，無不一一聽從。所用兵弁，亦皆聽其派撥。各隘口不過六七處，用舟師五六百隻，兵將一千餘人。海寇船過，遠用炮轟，近用水卒十數人潛伏水內，鑿透船底，立就擒獲。行了數月，黃天印大懼，躲入近粵東的島山。溫、台一帶，便無海寇。商旅無恙，居民安堵。周廷掄將蔡廷獻專折保舉屢次，升了台州鎮總兵。並前此拿苗子奇的阮喜、展世杰，一升水師提督，一升陸路提督。諸將弁無不悅服。海疆雖然寧靜，未遽撤兵。周廷掄加了銜，暫在溫州駐紮。待擒賊首，再行班師。

那日與褚小鬆閒談，提及海寇潛匿粵境，必須設法誘之使出，方能擒獲。褚小鬆說：「此事若在旱路，便易施行。此處重洋遙阻，誘之不易。非熟習海道者，不能建此奇功。」因傳蔡廷獻同議。廷獻說：「此時黃天印巢穴，並不得其實。縱有奇計，無從施設。惟有四月八日，每年佛會，黃天印必到溫州佛殿進香。變易裝束，人莫能辨。惟一飯店尹姓者，是其居停。舊歲兵馬恫德，彼仍到此。今年離此太遠，或不旨來。倘來之時，則伏兵擒之，一卡力耳。俟過了這日，再圖別策。尹姓與末將素好，總帥將此事交與末將，臨期再來請示。」廷掄大喜，留與小鬆共飲，並同吃了飯，才叫回去。

這時在三月初邊。條忽即離四月不遠，溫州惟這佛會是個大熱鬧的日子。百貨雲集，各樣頑意無不備具。初一日開了廟門，至十五日止，進香者不可億計。到了初八這一天，人千人萬，擁擠不開。那知黃天印借此來探動靜，又知此日人雜，無可稽查。誰料蔡廷獻早得消息，密稟廷掄，在城門口，推說海寇擾邊，巡緝異言異服之人。將南北二門閉了，惟留東西二門，聽人出入。那廟正在東門裡頭，將兩門各設一眼，一俟黃天印進香回去。埋伏數百人，皆千中選一的好漢。一時號起城頭，廷獻帶著眼擊鼓為號，乘勢出其不意擒之。海口又埋伏健將數員帶兵數千，防其事急為變。且慮其衝突出城，亦可帶兵擒獲。廷掄安排妥當。

逼天印驚計百出，預先說是親來，心中怕廷掄利害，將自己船隻遠遠灣在避風嶼內。臨期派了心腹上將刁弼、元輔二人，保護其子黃襲美代已進香，便探聽廷掄虛實，以便竊發。黃襲美改了道裝，輕易不出，以為人所不識。無如刁弼卻與蔡廷獻交過手，彼此是認得的。此日雖改了道裝，廷獻留心，卻看出來。但做眼的不見天印，讓他進城，再瞧底細。廟會絡繹不絕，商賈貿易，皆是他鄉外處之人。黃襲美雜在人中，進了香。傍午剛到城邊，就有人攔住，尚未答話，刁弼走到開口說：「貧道是福建來進香的，這個是我徒弟。」

一言未畢，廷獻城頭擊起鼓來。城門眾兵一聲喊，將門關上。七手八腳，就把黃襲美擒住。傍邊有一頭陀，拔出戒刀，就來奪人，卻是元輔。那說話的道者，也拔出劍來動手。城門這兵，內有溫州副將劉克勝，勇敵萬夫，便拔刀敵住頭陀，參將王、勇、郝磷也一齊揮刀上前，來拒刁弼。城上蔡廷獻帶領馬兵下城，用絆繩將他二人絆倒，一併擒獲。凡係僧道裝飾者，又擒了六七人，皆是隨來偏裨。眾將擒了襲美，尚恐天印在城內，不許開城。即押他來帥府報功。

廷掄立時升座，將襲美押來，抗不下跪，延頸待命，並無一言。刁弼、元輔亦是如此。廷掄見其頑執，並不動氣。轉以好言安撫，令人將襲美繩鎖鬆了，賜以酒食。令人防守，使之知感。刁弼、元輔另在一處械係，嚴加看護。即令褚小鬆用善言勸他寫書與黃天印，令其來降，父子依然相聚，可保無虞。不則將軍升帳，一聲令下，便不能保首級了。黃襲美一時負氣，轉念誰不貪生？這兩日感廷掄相待之恩，聽了小鬆所言，深為近理，便肯投降。刁弼二人，不得見面，無可商酌。遂就允了。

當下小鬆回了廷掄，立即叫他親寫家書，招他父親歸順，不失副參之任，就把游擊札付填上；黃襲美刻即換了衣冠，便為天朝臣子，心中大悅。叫他親信家丁任阿七齎書回去，並將自己受職的情形。對黃天印版訴，勸他歸服。廷掄在阿七未起身時前二日，暗將所獲賊目中放脫一人，先使回嶼報信。那人叫做黎昂，得脫出城，找著來船，星即來避風嶼，替黃天印報信。

黃天印聽見襲美被擒，只說了聲「疼死我也。」就靠在椅上閉過氣去。左右上前急救，還出氣來，急問黎昂道：「你可知世廠被擒，此際存亡如何？」黎昂說：「我等被擒，各自監禁。我乘夜扭鎖逃出，未知世子的耗。」原來天印只此一子，最所鍾愛。前降香時，想著人千人萬，何能辨得出來？佛會這柱香，非襲美不能替得自己。今聞被擒，心內著急。方時傳令，齊集各島賊日，直搗溫州，以索世子。

只聽階下一人連聲說道：「大王且慢動氣，徐容斟酌。」天印一看，卻是謀士鄭猶龍。連忙問道：「先生有何妙策可救吾兒？」猶龍道：「世子被擒，存亡：未卜。今若掃境興師，廷掄用兵，出伊父右，未定決其必勝。倘過激而令世子有變，則萬難挽救矣。不如差一能幹探事，潛入城中，探得世：廣確信，再圖良策。不知人工以為可否？」天印說：「很好。就如此辦。」